

## 感恩的心，感謝有您！

人世間能擁有厚福，是靠有人成全與包容；天地間有環抱的美景，全賴好山好水，生活的平安與幸福，讓心中盡是充滿感恩與感激。

想起過去，恍如昨日重現。從懂事開始，耳疾纏身至今，回憶那四十年代，因醫療資源缺乏，延宕治療的中耳炎，常常化膿疼痛，甚至流膿流血，發出異臭味。那時候，只要一回到鄉下，疼孫的阿嬤，就趕緊使出『耳傳秘方』—「明礬磨粉」阿嬤說，明礬可以殺菌消炎，阿嬤很認真的先用雙氧水消毒，再用粗糙的衛生紙捲成吸管狀，把明礬粉吹進耳內，阿嬤的慈愛表露無遺，我只能乖乖的順從。然而，說實在的，這輩子始終無法忘記那當下的場景，就像一隻被噴藥的蟑螂，痛到亂跳亂飛，飽受屢次痛不欲生的摧殘後，我再也絕口不提耳膿一事，也因此煩不甚煩的耳疾，造成我終身成了「聽障人士」。

爸媽常因此自責不已，為我付出了相當大的心力，有一陣子，媽媽也聽信坊間流傳偏方，去豬攤吩咐「豬耳柜」，豬販還告訴媽媽：「這貼配方足有效，你遇到貴人了。」如今已忘記那味道，只記得，那東西怪可怕的，喝到頭皮發麻，想到要喝就反胃嘔吐，媽媽說：「人講足有效，你要忍耐。」之後，我還喝了不少黑烏烏的「草藥」，依然沒有半點起色，聽力也愈來愈差，自卑漸而衍生，每天心情鬱鬱寡歡。直到讀初中時，爸爸才帶我去看醫生，醫生說是，長期耳朵發炎化膿，引起耳膜嚴重破裂，當時，也只能常常到耳鼻喉科報到，減輕發炎化膿的不適，聽力依然沒有救回來。

耳疾如影隨形，倒也成了生活上的必然，最不能接受的是，記得小時候，鄰居同伴常用沙包或皮球丟我，甚至用手指頭用力戳我，想喚起我的回應，玩「踢鐵罐」遊戲時，輪到調皮的男生當鬼，他總是大吼大叫，不斷地喊：「臭耳聾！臭耳聾！臭耳聾！我找到你了…」知道他又再嘲弄人，可我就是偏偏不出來。

那時候，常常有人在背後說我耳朵不正常，個性也怪怪的，鄰居阿桑還叫小孩們少惹我，言語句句刺傷，令人心痛難平，漸漸的我像一隻刺蝟，只要誰想欺負我或是家人，就會展開身上的武器，全身萬刺齊發，做勢反擊保護自己和家人。有一次，因為下雨天，阿桑們過來我家串門子，小蘿蔔頭們在我家嘻鬧玩耍，那個最愛捉弄我的臭男生，竟然不小心睡著了，我一想到常常被他嘲諷，心有不甘，就偷偷的在他眼圈抹上「萬金油」，果然，他立刻被薰醒，拼命狂叫狂哭！手越是去揉眼睛，越柔就越薰。媽媽和阿桑們不斷的責備我，當時我沒有被嚇哭，也沒有認錯，然而，現在回想起來，心裡非常愧疚，很想跟他說聲：「對不起！」

我是家中大姊，下有三位妹妹，兩位弟弟，爸爸的工作是廚師，每天早出晚歸，拼命賺錢養家，媽媽忙著照顧六個嗷嗷待哺的小孩，生活相當清苦，家裡必須接代工以添補家用。入小學時，爸媽沒空帶我去報到，委託小叔叔陪我去上學，台上老師講國語，我沒有一個字聽得懂，老師喊我的名字，我完全不知道是在叫我，小叔叔在外面一直比手畫腳，叫我站起來，天啊！這簡直是雞同鴨講嘛！原本，只擔心聽不清楚老師說的話，顯然這是雪上加霜的災難即將來臨了，小叔叔回家後，告訴爸媽這個笑話，我的眼淚卻不聽使喚的狂流。

隔天，我硬著頭皮去上學，努力看著老師說話的嘴唇，可是，老師講的是國語，我是「鴨仔聽雷」，一個字也聽不懂，更不會念「來來來 上學去，去去去 去學校…」每天揹著書包，憨憨的去上學，爸爸沒空教我寫名字，媽媽又不識字，我每天被老師打手心，回家不敢訴苦，常常躲在沒人看到的角落偷偷哭。那個年代，教室不夠用，必須分上午班和下午班，老師有交代，而我當然搞不清楚，早上到學校，看到鄰座同學怎麼老是換人，我的位子怎麼會有人坐，許多憨頭憨腦的眼神盯著我看；下午去上學，看到認識的同學揹著書包排隊正要回家，他們似乎都在對著我訕笑。於是，我「偷走書」了，逃學小女孩，每天東藏西躲，時間非常難熬，我只能靜靜地等待孰悉的同學身影，然後，混進隊伍跟著回家，日日復日日，不知道自己流浪了多久，爸媽竟然也沒發現。

就在一個寂清的午後，我依然在一處秘密基地等待放學隊伍，爸突然騎腳踏車出現在我眼前，我終於被震怒的爸爸逮到，拖了回去，爸用皮帶狠狠抽打，打到皮開肉綻，媽媽哭著替我擋身，不顧我身上的鞭痕鮮血，爸硬要把我再拖去學校交給老師處理，當時，我看見左鄰右舍的阿桑們圍在家門口，七嘴八舌議論紛紛，也看到一群小毛頭驚嚇的臉龐，那一幕權威性的教育方式，也不知道經過多少年後，才讓我從恐懼中走出來。

爾後，那位「曾老師」知道我的聽力有障礙，對我的嚴厲要求減緩了，還幫我安排坐在最前面。那年代，不能講方言，為了不被罰錢，我努力學國語，認真寫功課，當老師說要來「家庭訪問」時，我還是很緊張的躲在房間門後面，只聽見爸媽說：「阮阿蓮那是無乖，您就甲伊處罰無要緊…」老師回答說：「她很乖，也很認真讀書，各方面進步很多，只是比較安靜，我才會過來了解…」老師的「家庭訪問」讓我的慌張情緒如釋重負卸下。媽媽對我說：「阮尪阿某就是無讀冊，拍拚賺錢予恁讀冊，望恁日後出頭天，知影毋…」這一席話，已超越一甲子，猶言在耳，我未曾忘記爸媽的期望，也沒有怨恨過爸爸。

九歲那年，爸爸遠赴日本九州工作，留下媽媽含辛茹苦照顧我們，文盲的環境，對於情感的表達，不僅含蓄，也找不到傾訴的出口。每當接到爸的來信，就會看

到媽媽的臉上流露著愛情的笑容，其實媽媽只識得爸爸的名字，看著斗大的「日本」兩個字，千里相隔滿懷的牽念，媽媽隨時要我複誦著爸爸寄來的家書，爸其實也識字不多，我幫媽媽回信，信裡的字字句句，清晰的交待著，請爸爸保重身體，家裡的事請勿掛念！我像一台古老的手工傳真機，傳真著爸媽遲來的愛意，媽媽常常害羞的訴說著她的思念，漸漸長大後，我將媽媽的心事毫無隱藏的描述在書信裡，媽媽靦腆的說：「你那个知影我个心內事，佳哉有你…」

一別五年，爸回台了，養育六個小孩確實不容易，不忍心爸媽的辛苦，身為大姊的我，真想放棄繼續升學，賺錢幫助家計，爸媽當然沒有答應，尤其對我的「缺陷」更是耿耿於懷，有了爸媽的鼓勵和栽培，我很幸運的讀到高中，然而，事隔數十年，烙在心中的歲痕，歷歷幕幕，深深刻劃在腦海裡，至今依然無法忘懷，那是初中時代的事吧！

新任的英文老師，剛從外文系畢業，上起課來聲音宏亮尖銳，言詞咄咄逼人，同學們不敢稍有鬆懈。有一回，老師指著我：「You! You! You!」「What is your name?」由於上課情緒戰戰兢兢，耳力不靈光的我，頓時，呆若木雞，滿臉脹得通紅，同學小聲的暗示我也聽不見，只知道，一截粉筆已準確的擲在我臉上，只恨此時無地縫可鑽，任淚水在臉上漣漣滑落，當我聽力再恢復知覺的時候，只聽到老師大聲的罵我：「這麼簡單的問題你都不會，書是怎麼讀，是怎麼考試的，這叫做好學生？……」一連串的把我訓斥一番，我的心、我的淚、我的痛，就這麼一輩子抹不掉，事後，每逢英文課，我就惶恐不安，緊張得直發抖，甚至沒辦法入睡，背了又背的單字課文，腦袋瓜就是一片空白，從此，我更自卑了。

爸媽說：「阮來去佢老師講，做老師个人，愛有耐心教育囡仔，愛用佢母个心來疼惜學生，按呢學生一定个發現做人个價值，毋通用傷害个話語來罵囡仔。」「查某团，看著你按呢矢志，阮足毋甘个，你一定愛勇敢過日子，毋通予阮煩惱。」一直以來都是大聲呼叫我：「喂啊！大姊！」的大弟，也跟我說：「喂啊！大姊！不要難過，等我長大賺了錢，我們去裝「電子耳」，當時我不知道甚麼「電子耳」，也沒有讓爸媽去學校。雖然，這三位至親至愛已相繼離世，我失去最愛的人，但是，我知道家是溫暖的，家人給我的愛與支持，是鼓勵我勇往直前的能量，我知道，我也是家人最愛的至親。

回想去年，爸在癌末住院時，我們聊起一幕又一幕的歷歷往事，爸語重心長的跟我說：「當年，那個愛說是非的安東姆阿桑，看不起我們家的貧困，用諷刺个態度佢我講，你「偷走書」無去讀冊个代誌，阿爸足生氣，一時失去理智才狠狠的打你，這些年來，阿爸心內足艱苦，你愛原諒阿爸，是阿爸母好好照顧你，害你一世人耳阿攏毋聽个…」爸啊！一直以來，我真的只有心存感恩，從來沒有怪罪您，您們的付出我深感受到，這輩子能當爸爸媽媽的寶貝，才是我們的福氣啊！

這年來，我從各類書籍中，各種人事物的學習中，重燃希望，我有一個幸福圓滿的家庭，先生不嫌棄我，兒女生活平安順遂，換個角色，換個心境，細思前後，雲開見日，人總是要學習克服所有的不遂，與其消極，不如振作，悲觀不如豁達。有句話說：「眾裡尋他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就在燈火闌珊處」，直到今天，我是真心的，由衷的感謝這位忘了名字的英文老師，賜給我學習成長的機會。

心路歷程讓我嘗盡酸、甜、苦、辣，過去可以忘記，未來可以期盼。往昔已逝，珍惜眼前擁有，感謝我最親愛的家人，陪我度過低潮的人生；感恩身邊支持我的至親好友，不斷地給予鼓勵和愛心體諒，願人間有愛，心存感激。